

新疆噩夢(下)

外交老兵的回憶

●十萬人頭索命

●丁慰慈(大學教授·資深外交官)

反抗機會日漸來臨

希特勒反噬史大林，蘇聯狼狽情況，新疆當局定然深深感覺，而認為反抗機會來臨。另一方面，自珍珠港戰事發生，中國已加入反侵略大行列，而國軍長沙三次大捷，更穩定了大後方。衡情度勢，促使盛世才輪誠中央。盛世才要堅定第三國際對他的信任，採和親政策。此次一夕之間作一百八十度的轉向，要中央對他絲毫不疑。所付的代價更大，那就是乃弟盛世驥的性命。

一九三三年，盛世才因求鞏固政權，乞蘇聯軍隊入境平定亂事，引狼入室。加之以盛迷信共產主義，崇拜史大林，十年以還，莫斯科對新省人事的控制，經濟的剝削，使盛在魔爪威脅下，不能不有所懾懼。蘇聯最後提的所謂『新錫』合同，旨在攫取全部新疆主權，盛世才不免生警惕之心。適希特勒悍然揮師東指，使蘇聯猝不及防，狼狽萬狀，因激發盛世才向中央輪誠的動機。

盛世才仿效蘇聯模式，已逐步將新省赤化。如一夕之間圖表明心跡，輪誠內向，仍不免啟人疑竇。據一九四二年七月七日盛氏第一次上蔣委

員長書中舉出其輪誠中央動機：(一)新疆陰謀暴動案，所有蘇聯在新的工作人員領事、顧問、教官等，均行參加；(二)『四一二』陰謀之先，由於機械化旅長盛世驥被刺身死，始將全案破獲。

上述的兩個理由，所謂陰謀暴動案，由於盛世才特務組織徹頭徹尾都是蘇聯炮製，而反蘇的表白則是突如其來，揆情度理，實在難以令人相信，也難以令人理解。此項說辭不易說服對方，但第二個理由——胞弟被刺，則會使任何人對之信任、同情和感動。

筆者記得三十一年(一九四二)三月二十日那天，見新疆日報用『國際大陰謀』粗體字頭條標題，報導盛世才四弟盛世驥被刺的驚人噩耗，此令人迷惘的空前變局，造成了盛世才執政十年以來的鉅大風暴。當時稍具政治常識的人便知道其嚴重性。上年，我適任軍事委員會同少校俄文編譯，三十年(一九四一)，航委會將我調至伊寧，故曾親歷此驚人消息的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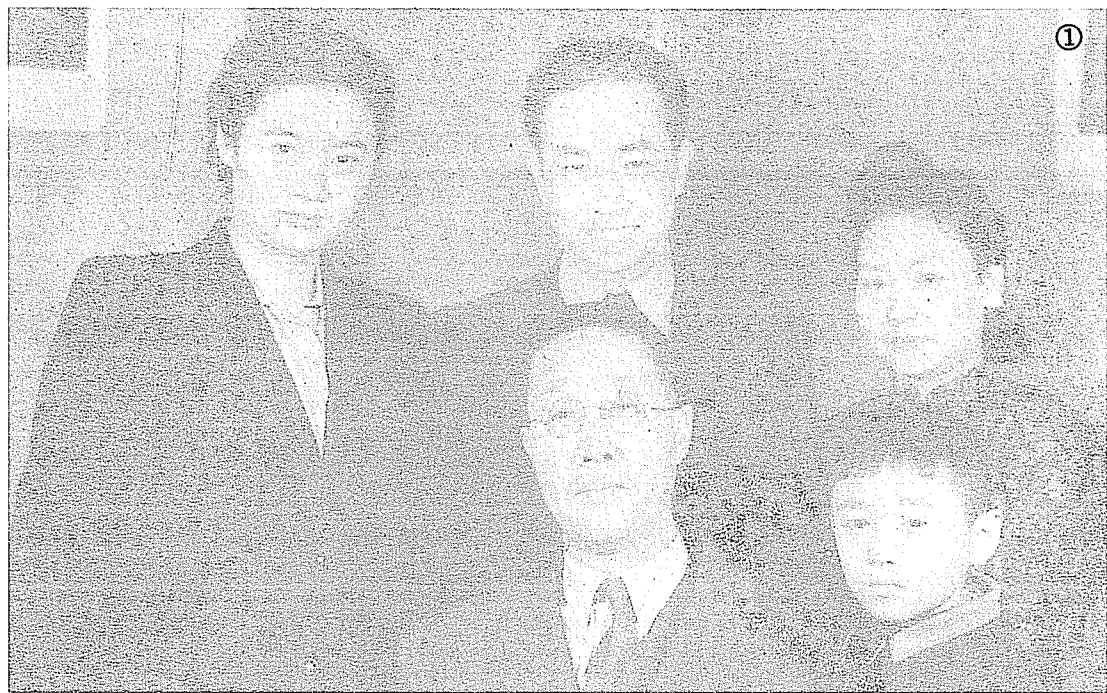
據盛世才最親近的友人名作家宋念慈所述『國際大陰謀』之所以難以自圓其說的是，盛世驥在事件前五日，始奉命由自己的家搬入南花園，

而南花園則是在滴水難入的督辦公署內。其次，驗屍報告子彈係自右耳際射入，明顯係自戕，據悉死者自殺前曾用手鎗向自己的妻女追逐。妻女因躲避迅速得免。

據了解，盛世才曾每年製造『陰謀暴動案』，以響應史大林國內之『托派』清洗潮。盛氏並將受害者名冊、案情，彙報克里姆林宮邀功，然其案情雜亂迷離，使史大林都無法相信。盛不得已乃令其弟親赴莫斯科解說，但世驥對乃兄興大獄株連，也不完全同意，曾引起乃兄之大忌。世驥為日本士官生，對蘇聯教官的訓練，頗不以為然。又蘇聯在戰事發生之初，用賤價強迫購買新疆良馬五千匹，世驥亦頗有怨言。

弟兄失和，導致家庭慘劇，盛世才則嫁禍於其弟媳陳秀英，謂為私通外國，處以慘絕人寰的酷刑。並藉口此機會斷絕莫斯科，而取信於中央。

十年以來，新疆與中樞處脫離狀態。由於盛世才北伐時曾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而曾任參謀長的朱紹良將軍此時適任第八戰區司令長官駐蘭州，長官部所在地之甘肅，即與新疆毗連



①作者丁慰慈夫婦（後排中、右）與尹肯獲領事夫婦（前左、後左）合影。

②1933年外交部長羅文幹（右三）自南京飛新疆會晤盛世才，在機場與褚民誼（右四）等合影。



。因之一九四二年七月七日盛世才第一次上蔣委員長書，敘述在莫斯科曾請求加入共黨及其後與蘇聯決裂經過之信函，即係經朱紹良轉呈。

在轉呈信函之先的五月十日，盛世才即已先函史大林，其主要內容即上述之「新疆陰謀暴動案，所有在新省的蘇聯工作人員領事、顧問、教官等，均行參加」，而最後使盛世才被殺等語。

七月三日莫洛托夫覆函，除歷數盛世才歷年媚蘇醜行外，首段即提及該函已轉致伏羅希洛夫、提摩申科兩元帥，語意間顯然為準備以後採軍事手段報復之威脅。莫洛托夫此函副本，亦於七月九日經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轉呈蔣委員長。蘇方之意在向中國當局揭發盛世才主新時種種不法情事。

三十一年（一九四二）是新疆局勢起死回生之年。其間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將軍卸肩負此一重任。說起來實在是巧合。七月三日，朱紹良由蘭州飛迪化。而這一天也恰好是莫洛托夫覆函盛世才之日。朱氏輕裝簡從，在督辦公署筵上贈盛世才詩勵勉，詩云：

立馬吳山憶舊時，相逢塞外費如絲。
平生意氣期無負，大好河山共護持。

詩意蒼涼悲壯，豪邁之情，愛國之心，更展現了儒將雍容風雅氣度。

四日，盛氏與朱長官詳述乃弟世驥被害與蘇聯關係經過。朱氏留新九日，返渝將經過報告後，蔣委員長旋即接見駐華大使潘友新，告以嗣後有關新疆事，望蘇方與中央直接洽商。並告知已派朱司令長官負責新省政治調查事宜，盼轉達蘇

聯政府等語。七月二十日，朱氏再返迪化宣達中央意旨。八月二十八日，蔣委員長偕夫人宋美齡女士飛嘉峪關。次日，朱紹良隨蔣夫人飛迪化。新省各界為盛大之歡迎。新疆日報刊載盛夫人邱毓芳迎蔣夫人鉅大照片，大字標題為「中國兩大婦女領袖的會晤」。

九月二十八日，中樞發表盛世才兼任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至此新疆與中央有進一步的聯繫。在一年之內，朱紹良四度入新，穿針引線，功不可沒。

上述朱氏隨蔣夫人飛迪化，留新四日，對往後黨政人員安排，以及中央政府與省當局如何協調以直接處理涉外事項一節，必已取得具體方案。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元月，朱紹良偕中央派的黨政人員飛新，其中有中國國民黨新疆省黨部書記長黃如今，省政府建設廳長林繼庸，監察使羅家倫等。外交部亦恢復駐新疆特派員公署（其他地區均稱辦事處），以加公使銜的吳澤湘任特派員。吳氏前任重慶市政府秘書長，外交部川康特派員。

新成立的公署設主任秘書、總務科、蘇聯科及英美科。

我由成都空軍總司令部調到伊寧空軍教導隊時，蘇德戰事正緊張，莫斯科對我軍援，也近尾聲。軍中編譯已無工作。伊寧有白俄五萬餘人，新省稱為歸化族。我則乘此時就師學習，讀了許多托爾斯泰、果戈里、普式庚和萊芒託夫們的散文作品。

軍援既然已近尾聲，蘇聯教官也先後由新省

返國，俄文編譯自然亦紛紛調回關內。外交部特派員公署新成立，恰於此時，農林部長沈鴻烈氏來新視察，吳特派員在讌飲中，談到署中蘇聯科懸缺，沈部長遂推薦我，因此我於由伊寧空軍教導隊調返成都途中，謁見吳氏，厚承相留。同時吳特派員也電周至柔主任商請同意借調。我便於途次在迪化留下。

我本先於朱紹良長官到新疆，來後曾徹底感覺這一個邊區省份的殖民地狀態，在日常生活中顯露無遺。「新疆省土產公司」，其中無絲毫土產，賣的全是蘇聯貨品，公司命名的真意，係出售新疆土產所換來的國外商品。但由於蘇聯本身物資缺乏，所以土產公司的商品也不多，而紡織品尤須「盛世才」的三字圖章才能購買，日常生活中，糖、香煙、酒、火柴、文具、一針一線，無一不為蘇聯製造。蘇聯的對等商務單位，則為蘇新貿易公司。由於盛世才的內附，中蘇關係處於一關鍵性時刻。我到任所不久後經辦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奉命去哈密接收那非法駐紮我國境達十年之久的紅八團營房。

先是，一九三三年盛世才趕金樹仁下台後，盛藉蘇軍入境平定馬仲英、馬虎山及張培元的反側，其後蘇方便藉口防範日本侵略，駐軍隔斷了新疆省與內地的交通。一九四二年五月十日盛世才以乃弟被殺事謂「曾有蘇籍人員參加」經致函莫洛托夫。七月三日蘇方覆盛函並以副本致蔣委員長。盛與蘇方決裂，向中央輸誠，紅八團問題也自然地浮上檯面。

一九四三年二月九日，蔣委員長代電指示盛

世才處理紅八團問題。三月六日，乘春季迪化大檢閱之便，盛世才詢蘇聯軍事顧問瓦西里也夫，謂第八戰區命令新省詳報所有部隊情形，對哈密紅八團應如何造報等語。四月十五日，蘇聯駐迪化總領事普式肯到督辦公署覆稱：（一）駐哈密紅八團暨空軍撤回蘇聯；（二）飛機製造廠決定取消，最近即將所有工人、技術管理員及機器運回蘇聯等語。六月一日，蔣委員長指示外交部與駐華大使潘友新交涉，促其轉知迅速撤退。六月七日，外交部駐新疆特派員吳澤湘約見普式肯總領事，擬定蘇軍撤退細節七項。

六月初蘇軍開始撤退時，國軍由甘肅進駐亦即第十八混成旅徐汝誠部隊即予接防，此時為雙方軍隊最敏感、最緊張時刻，所幸有上述事前雙方協議之七項規定，尚未發生事端。我方則以新疆幣一百五十萬元，補償蘇軍營房之地面設施。蘇軍十一月一日始告撤罄。

我奉吳特派員命，於十月三十一日迪化乘軍用飛機抵哈密，下榻哈密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與督察專員王立士（乃中）談翌日與蘇軍代表簽字接收紅八團營房事。十月一日晨，赴營房見已搬運一空，僅留軍官兵士六人，到部隊長室見面後，桌上中俄文之接收文件均已備妥，我略加審閱，我及行政督察專員代表中方，部隊長代表蘇方，簽字表示我方接收竣事。蘇方最後一輛軍車即離哈密經迪化過霍爾果斯回國。我同王行政專員對營房略為巡視，見空無所有，無任何設備。中國政府所謂補償營房之款，實無異我方委屈求全對蘇軍自願撤離我國境之「搬家費。」

哈密氣候較迪化溫和，仰見天山終年積雪，而流下之融雪，終年不斷，積雪化水，清澈見影，林木茂密，綠草如茵，最宜農牧，而先賢左宗棠、林則徐、紀曉嵐皆留遺澤，睹物思人，令我徘徊流連而不忍去。

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五日蘇方向盛世才表示撤退哈密紅八團時連帶提及的飛機製造廠事，其經過是這樣的。

飛機製造廠，在新疆軍政人員及民間的口頭以及中蘇雙方所簽的文件上皆稱為農具製造廠。

先是，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中蘇兩國曾在倫敦商討關於雙方在迪化建設農具製造廠（即飛機製造廠）問題。我方原意，該廠由雙方合辦，或由我方自辦，聘請蘇聯人員協助。但由於當時新疆當局公開標榜親蘇政策，克里姆林宮乘隙蹈瑕，未經雙方簽訂合同，即在綏來縣頭屯河積極興建，三十一年（一九四二）春季完工。同年秋，盛世才內向，請蔣中正委員長對非法興建問題，速予解決。外交部奉令經與蘇方商洽合辦，或由我方自辦。但莫斯科意在獨佔我國領土，因此未獲成議。前述之四月，蘇總領事向我新省當局表示取消設廠後，續於五月向外交部表示，謂該廠機器設備材料及專家等，因蘇聯戰時需要，通知我方謂決定與蘇聯軍一併撤退，我方當即表示同意允予協助。

蘇方要求，該廠全部建築及水電設備等，須予補償，經磋商後，由我方以美金四百貳拾萬元承購。

空曠的地，充沛的水，是工廠設置的主要條

件，頭屯河被蘇方看中，可說是匪伊朝夕。但我方承購之款項，也並非一紙支票可以了事。蘇方要求其中大部分以新省產之羊隻抵償。這項談判是一個馬拉松式的賽跑，大原則由吳澤湘特派員與普式肯總領事商定，於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一日，簽訂合同，至於繁複的細節，屬於出口上的技術問題，諸如羊隻品種，交貨邊卡，運送日期，檢疫程序等，則係由新疆省財政廳副廳長周崇勳與蘇聯商務代表馬克洛夫洽定。由於羊隻交付，是一極專門問題，我雖代表特派員參加會議，學了不少見識，也須將每次雙方商談結論，逐次向長官報告。一切細節商妥後的第二次簽字，係我方接收廠房及水電設備。周崇勳副廳長及我代表中方，蘇商務代表則替蘇方簽字在移交和接收的文件上。

新蘇關係第三個大問題，就是位於烏蘇縣的獨山子石油礦。最近據一九九〇年資料，日本與中共專家估計，新疆塔里木盆地北油田，有驚人發現，儲藏量高達七百五十億桶，直追科威特的九百億桶，伊拉克的一千億桶。這樣一塊膏腴之地，自然老早在惡鄰的覬覦中。

獨山子石油礦，原係由新疆省政府與蘇聯合資創辦。蘇方本欲與盛世才簽訂蘇新各半合同，民國三十一年（一九四二），新局轉向，中央經與省府商定，由中央、蘇聯洽商合資經營。

獨山子石油礦，在北疆公路之南，離公路之轉折處距迪化經烏蘇二百五十一公里支路南行九公里處至礦場。

三十一年（一九四二）七月十七日，盛世才

函莫洛托夫，建議中國中央政府與蘇聯政府合辦獨山子石油礦，蘇方函復同意，嗣即由外交部經濟部向蘇方交涉，並提出協定草案，三十二年（一九四三）一月十八日，蘇方提出對案，但由於蘇方堅持雙方資本各為百分之五十（我國法律外股最多為百分之四十九），以及總經理會計俱為蘇籍等，經三度談判，終在三十二年（一九四三）五月十七日停止，蘇方通知決定將油礦設備拆卸運蘇，經濟部深恐蘇方拔取油井套管，不填水泥，導致地下水湧入破壞油源，乃一面致函潘友新大使，一面電吳特派員澤湘在油井作實地之勘察。十一月二日，蘇聯總領事普式肯、駐新商務代表馬克諾夫來署，向吳特派員建議，願意以美金二百零一萬二千六百三十圓之代價，將油礦之鑽井設備及建築等，實與華方，經濟部派副工程師李同照會同吳特派員多次談判估價，最後以美金一百七十萬元成交，三十三年（一九四四）二月十六日在特派員公署簽字。

我代表特派員公署，陳崇勳代表新疆省政府，於二月二十一日，由獨山子油礦總工程師共同簽字，接收了蘇方移交之油井、房屋、機器等。我接收時，回憶半年前蘇方邀請吳特派員視察情況，但目前已一無所有了。

我在意料不到的情況下留在迪化，又在歷史性的文件上簽字三次，接收了紅軍八團營房，農具製造廠和獨山子石油礦，這在我服務外交部的經歷中，是最值得記錄的。

莫斯科在閃電間撤退哈密紅八團，關閉農具製造廠，出售獨山子石油礦設備，均由我方付相

當代價。這些數字，在今天看似輕鬆，但作戰方殷時的中蘇雙方，其重要性是可觀的，蘇方有求於我，其理由甚為明顯。

在馬拉松式談判中，吳特派員曾邀請蘇方，但迪化蘇聯總領事館的邀宴，則較為頻繁，目的是為冗長的討價還價中作潤滑劑。

蘇聯在閃電間將重要設施自新省撤退，由於克里姆林宮一向視新疆如囊中物，以為旦夕間可再回。而藉撤出事訛詐金錢，是計策的毒著。

一九四四年二月我方接收獨山子石油礦後，蜜月期結束。蘇聯政府即不斷以新省當局妨害中蘇文化交流，虐待蘇聯公民、殺害蘇籍人員、華人越境以及歧視蘇方措施等問題，不斷向我駐蘇大使館和駐新疆特派員公署申訴和抗議。三月起，哈薩克叛變首領烏斯滿，得蘇聯外蒙之助，攻阿爾泰，蘇飛機侵承化、奇臺一帶。更對與外蒙連界之吉木乃攻擊。種種徵象，都是蘇方製造的緊張局勢。塔斯社記者也作響應，在「戰爭與工人階級」的報導，指責國民政府有「綏靖主義、投降主義和失敗主義所進行的陰謀活動」。

此外，六月羅斯福派副總統華萊士訪華，經莫斯科時，據傳史大林曾謂盛世才是中蘇關係障礙。華萊士訪華時王世杰代表蔣委員長在迪化迎送。

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八月十一日晚上我和同仁散步返外交特派員公署，就枕後，即感覺神智有異，不能入夢。

子夜時分，陡然發覺一個帶鎗的士兵站在我床前，我披衣而起，士兵輕聲地說：「督辦請你開會！」

此時吳特派員因公赴渝，署中同仁也都起床，群感震驚。相對無言。我直覺地跟隨他到前院，一輛小汽車已停在那裡。士兵替我開車門，我坐進去後，途中發覺路線有異，再問士兵，他答覆謂，這是第二監獄。在獄中，囚室稱為號子。

一位胖子客氣地詢問我的姓名、年齡、籍貫和職業後予以登記，隨即將上下外衣和隨身物品都脫卸，換上囚衣。

這位胖子，恰巧是盛世才派的外交特派員屬下的蘇聯科長孫福坤，他是老犯，因記錄良好改為「工犯」，其後曾在臺北任亞西司科長，卒於駐沙大使館一等秘書任內。

八月十一日這一夜，盛世才以召開緊急會議為名，陸續將中央派新人員自三十一年一月至三十二年底到任者，一網打盡。再連地方幹部，為數三百餘人。

半夜捕捉中央人員

牆頭草兩邊倒的盛世才，逐漸不在公共場所露面。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四月，盛世才開始逮捕省政府要員如秘書長、廳長、行政督察專員與報社社長、主筆等。而這些人，也都是盛世才

但對當天的每一囚徒言，這些也是事後方知。以我而言，同號子的其他五人，是維吾爾、哈薩克、吉爾吉斯、韃靼和烏孜別克人，職業有泥

水工、木工、牧羊人、農民。只有一位小學教員，能操簡單俄語，我因此藉他而能作語言上的溝通。

他們入獄的時間長短不同，但都不知道所為何因。他們對我非常和善，所以也沒有老犯虐待新犯的事。新疆的麵餅叫『囊』，每天有一大碗浮著幾片肥油的羊肉湯配著喫。早晨在戶外『放封』一次。到這一步，我尚不知大難之臨頭。由獄卒送來的，我還看完一卷四冊的『上古演義』。

迪化少數國際性的新聞機構，紛以新疆政變消息發電訊。重慶方面，早在六月美副總統華萊士訪華停迪化時，國民黨省黨部委員張志智，即曾向來新省歡迎國賓的王世杰部長耳語，謂對盛世才『只可以勢取，不能以德化。』因此中樞對新局，早已有基礎的認識。中央派新人員被逮捕後，監察使羅家倫亦自迪化電渝，報告事變經過，謂『如派朱一民（紹良）先生前來尚有挽救可能』。其時朱紹良在渝，連日謁見蔣中正委員長，籌畫如何因應變局。最後一次朱紹良由黃山官邸辭出時，蔣委員長破例一直送至大門以外。蓋因盛氏心懷叵測，身入虎穴，此情此景，大有『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悲壯氣勢。事變之第四日，朱長官在事後回憶當時抵達迪化時情況說，每次，盛必到機場親迎，此次則派其弟世驥代表。車抵督署半小時後，盛世才始到東北花園下榻處謁見，略事寒暄，說為中央破獲了一樁要『組織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的重大案件，朱紹良此時身邊照例有一名副官，一名秘

書，在此生死關頭，卻胸襟開闊，坦然以待，事後朱紹良長官回憶當時的險境，曾親筆寫出一詩道其心境。

匹馬天山親易幟，刀光八面酒杯寬。痛心誰主和戎策，十載終看奉契丹。

朱紹良詩前兩句詩指到督署時在恐怖氣氛中仍寬懷暢飲。後兩句指往後張治中主新再度採親蘇政策之不當。

盛世才囑繫中樞所派人員，向蘇聯洽談不好。但盛世才之反覆難測，已為克里姆林宮所不齒。朱紹良長官秉情理兩方面反覆與盛懇談，經過六日返渝報告蔣委員長後，通過行政院決議『調盛世才為農林部長，任命吳忠信為新疆省主席。吳到任前，由朱紹良暫代』。

盛世才治新，每年囑繫人犯逾萬。在探親蘇政策後，罪名不是托派，就是漢奸。有時視『政治需要』，改變罪名。更多是押扣多年，未加審訊。

盛世才企圖再度投蘇未被對方接納，內調農林部長已定案。因此早前報告蔣委員長謂破獲大案的托詞必需加以證實。以往『託派』、『漢奸』之說既派不上用場，盛世才為我們編織的案情，是『接受蘇聯支持，陰謀在新疆成立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

盛弟世驥一面於八月二十一日隨朱紹良長官飛重慶報告『案情』和聽取中樞對乃兄新職調動的安排，同時盛世才則在迪化將所有由重慶派來新疆的工作人員，苦刑鞠訊，俾便於他在見蔣委員長時『交差』。

號子（囚室）中的床呈馬蹄形，語言隔閡並未阻止同號其他回教同胞對我的友善。我正飄浮於『上古演義』神怪故事的幻想中時，二十一日下午五時許，自外來的獄卒打開號子，說要將我『提堂』。不知天高地厚的我，尚以為只是『一人』入獄，可趁『提堂』之便向督辦當面洗清冤屈，但卻不知係到地獄。

獄雜將我牽出號子，使用黑布袋將我全身罩住，出大門，將我扶上騾車。過了不街巷，將我放進另一單床的陰森牢房，不過吃的飯菜卻較十天以來為好。

盛世才沒收天主堂，為行刑逼供之所，後來知道，天主堂是恐怖政治最具代表性的場所。到此者若不是生入死出，也得陪上半條命。

坐牢的規矩，用麵餅喝飄黃菜葉的羊肉湯叫大伙，也叫平安伙，有飯有菜叫中伙，在動刑前供用。『小伙』可以點菜，也就是赴黃泉前夕的享受。

有別於我想像中『牛頭馬面兩邊排』的陰司場面，我被提訊時，坐在訊問者的對面，給我一杯茶，還問抽不抽煙。訊問者開口：『你犯了一點錯誤，希望你坦白，以免受苦』，我回說跳舞、喝酒時，他都說『這個不算，你再去想想，趕快坦白』。約十分鐘，將我送回號子。再過一個鐘頭提回，又以同樣的問題相詢，我不知如何回答。這一次，將我送入刑室，綁在十字形的木架上。在萬籟俱寂中，生死兩茫茫，我心澄然，唯有待命運之神牽引。

當時我完全處於黑暗中。第一，我不知絕大

多數中央人員均已一網打盡。其次，也不知可以胡言亂語去湊合盛世才所編的『案情』。而尤其可恨的，是訊問者在『程序上』須表現出是因用刑才取得『口供』。

使用種種苦刑套供

我在十字形的木架上綁了大約四小時，再提出至訊問者處，我被綁上『坦克』——即九十度直角的長椅，仍如前此逼我『坦白』，我回答的當然不是他所需求的，於是開始用種種極『簡單』的方法凌虐。用子彈的尖部括肋骨。用五粒子彈相連的彈夾，取出兩枚子彈，將手指套上用力捏。用水灌鼻子。最後是打左手，打到皮開肉綻，血肉狼籍——這是我最後所受的重刑。

我此後幸運地竟未殘廢，要感謝那行刑者。打完後他將一小瓶碘酒倒傷處，當時雖痛徹心肝，但倘使不立刻舉行消炎措施，受傷如此之重，恐不易復元了。

回憶在受刑中我不堪苦痛請求他鎗斃我，訊問者冷漠回答：『那有這樣便宜的事』。此時方知求生不得之況。

在受刑告一段落時，訊問者要我繼續答話，他開始在我胡言亂語中，稍稍將我的話頭引導『入港』。在死去活來之中，逐漸走入他所要走的門路。

他所要我走的門路是：

主題：計議從事大陰謀——成立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參與者：所有在記憶中的在新省的中央和地方高層人士。

策畫陰謀地點：蘇聯駐迪化總領事館。

上述三點便是盛世才『案情』編造的主要骨幹，在受各種苦刑經訊問者暗示後由我口中說出。

我從『坦克』網綁中脫身，被帶入原號子。

訊問者最後作結論說：『你早如此坦白，也就不會喫苦頭了』。回到號子的第二天，我床前的小几上早已準備好紙筆，獄卒催促趕快地將口供寫出，此時我才明白打左手是因留右手寫字。於是根據我被暗示的上述三要點，用我的想像力，編造一個對方可能滿意的大陰謀案的經過。當然，所謂『可能滿意』，主要因素是繫於刑訊時對方的不斷暗示。

在寫『口供』時，我的床是擺在號子的中央，寫字的小桌放床頭，桌上的蠟燭，無間晝夜，須我自己續燃，熟睡時，則由獄卒叫醒，點燃後再睡，這個『規矩』是預防犯人自殺。

我在供狀交出次日再被蒙上黑布罩，乘騾車回原號子。同號子的難友見我如此消瘦和受傷，極表同情，並慶賀我由『天主堂』活回來。在新疆，流行一種小石子用手分爲若干堆的占卜，也是他們在獄中打發光陰的辦法，烏孜別克中學教員，一次下子後，告訴我他得了一上上大吉之課（在中東地區，稱爲米課，也很普通）。

一天早上，突然聽到督辦公署軍樂演奏國歌，令我大感驚異，想像政治局當有急遽的變化。

據朱紹良長官日記。八月三十日，他偕同中央調查統計局長徐恩曾由重慶飛返迪化，轉達中央意旨，並且就代理省主席的職務。

盛世才再度投蘇既不可能，而中樞也發表了他的新職，因此十天速捕大部分重慶派在新疆工作人員的濫攤子，勢須在離任前有個交代。盛世才心裡也有自己的盤算，那就是被羈押人員陰謀暴動的『供詞』都握在他的手中。

面對恐怖殺人魔王

我第三次被提出號子，籠入黑布罩，坐騾車。這一次可不是到地獄型的天主堂，而是到督辦公署，面對盛世才。

室內的一張餐桌，上手坐盛世才，右側爲朱紹良長官，左爲徐恩曾局長，徐的秘書長李鴻基作記錄。盛弟世驥、保安處長李英奇、副處長富寶廉（行刑之人）共八人在座。

盛世才問我：『你可將所犯的陰謀暴動案的經過從實招來！』

我答：『你很了解，我半夜間突遭逮捕，你可找出我任何犯罪證據？』

盛大怒，以掌擊桌，『你可想反供』。盛怒不可遏，也不再問下去。徐恩曾問：『他爲何受傷？』盛答：『打了他』。室中沉默有頃，盛吩咐『把他帶出去！』

我仍然被帶到第二監獄的原號子。難友們見我再度活著回來，都不勝訝異。

事後所知道，主要被捕者都經過這些劇幕，其中當面指斥盛的一個人是省黨部委員兼新疆日報社長張志智。此事，臺北立法院圖書室有『一個勇者的畫像』書中對當時情景有詳細描述。其中林伯雅和我是受刑最重者，而我則是在那極端

恐怖氣氛下翻供者之一。

九月十一日，徐恩曾與盛世才同機返渝。次日晨，獄卒偷偷相告督辦已離迪化。下午，特派員公署同仁帶食物衣服入獄慰問，相見恍如隔世。此時方知，大量的人均在同一夜被捕。

朱紹良長官將被羈押的中央人員集中管理。當事者利用第二監獄快竣工的大屋，將大家集合攏來。生火，並供應好餐，彼此見面，才恍然知道原來大家都同囚一獄，相互慶幸，大吐苦水，所經過的遭遇也大同小異。

在行政系統上，盛世才調任農林部長，朱紹

良接盛世才遺缺兼代新疆省主席。因此盛世才所羈押的『人犯』不能貿然開釋。

由於這個原因，十二月初我離迪化飛重慶時，登上飛機之前羅家倫一再叮囑，到重慶不可亂寫文章。

天佑中國積案清出

軍事委員會鄭重其事，特別組織一個『清理新疆積案審判團』來迪化，經合法程序審理，確定各自的供詞都是南轅北轍，牛頭不對馬嘴，審判團第一次判決宣告無罪釋放的計三百六十多人

，我們係判決書中的領銜人物。

這一批難友於八月十一日入獄，十一月十八日重獲自由，為期計為九十九日。但盛世才是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十一日離開新疆，所以我們掙扎於生死線上的時間為一個月。供職外交部駐新疆特派員公署的三年中，我和俄國人的密切接觸關係，親身體驗那為套取我國外匯物資時的偽善面孔，以及再反手過來謀併新疆的猙獰面目。但萬萬想不到一九九零年我第三次到莫斯科時，目睹這個超級強權的土崩瓦解。證明了侵略必敗，暴政必亡。

①



①作者丁慰慈教授早年的照相。

②外交部駐新疆特派員公署官員，右起：丁慰慈科長、王心純

主秘、張宏毅秘書、梁君逸科長合影。

